

# 廟街夜繽紛



HK人與事  
文秉懿

特區政府推動夜經濟，其中一個項目就是復興廟街的夜市。晚上的廟街擠滿人，主要是香港人，也有外國人。夜色越濃，遊人越多，果然是越夜越繽紛。新冠爆發期間，入夜街道冷清；就是三月社會開始復常，晚間外邊還沒有回復以前的熱鬧。廟街重整旗鼓，為香港的夜色點上色彩。置身人群，產生久違的興奮心情。

我喜歡聽歌，當然不會錯過廟街演唱會。粵曲、粵語時代曲都是陪伴我長大的老朋友，當然愛聽。歌者都是真唱，水平比現在不少所謂「歌星」高。廟街的演唱規模及不上當年西洋菜街的盛大，不過也充滿特色，是小型的平民夜總會，草根的氣味，令我這個市井小民感到親切。不過表演很快就結束，聽說是怕滋擾到附近居民。遊人固然希望聽歌，不過我們總不能把快樂建築在人家的痛苦上。如何在滿足遊人和照顧居民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實在是一道難題。

遊夜市一定要有飲食業支持，一邊逛一邊吃。廟街提供各色飲食，售價合理。魚肉燒賣是香港小食的頂樑柱，不可錯過。熱騰騰的燒賣，澆上醬油和辣油，一口咬下，滿口溫暖。我從小喜歡吃街頭小吃，咖喱魚蛋、煎釀三寶、碗仔翅、牛雜，統統是我的心愛食物。要是廟街能夠集合所有地道小吃出售，一定可以創造一番盛況。

占卜、看相攤檔，也是廟街一道風景。小時候聽人家說「照田雞」，以為真的是拿燈去照着這些動物，後來才知道這是看面相的諺稱。為免阻礙人家做生意，我站在攤位幾步之外，偷看算命過程。只見師傅一臉認真，煞有介事地預測顧客的未來。我看那位接受指點迷津的女士年紀不大，聚精會神聽着指示，不住點頭。這類活動一向不乏捧場客。街上設置這些攤位，可以營造氣氛。我有一個想法，就是向外國人提供英語看面相、掌相服務。我甚至想到把鵝頸橋底的「打

小人」移師廟街，把「打小人」的咒語翻譯成英文，教授外國人「打小人」技術，讓人親手對付「敵人」，說不定會受歡迎。

我越想越遠，想到廟街說書人雲集，說三分、講聚義、訴衷情，向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講故事。另外，也提供英語說故事，想像一下：說書人握住紙扇，輕輕搖着，搖頭晃腦講中國古老故事，帝王將相，忠臣孝子，才子佳人，外國遊客聽得入迷，那是一個有趣的畫面。

看着看着，想着想着，腦海中竟然出現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描述夜市的場面。廟街勾欄瓦舍林立，戲曲、音樂、影戲、說話、雜技、武術，林林總總，路邊還有路歧人就地表演。除了固定店舖，還有流動攤販出售各式各樣具有香港本地色彩的吃食，價格相宜。市民晚間有閒暇時間，到廟街欣賞多彩多姿的表演，品嚐美食，消磨一個晚上，舒緩日間工作和學習的勞累，使精神生活得到滿足。外國遊客來訪，接觸一下地道的娛樂和飲食，加深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寫下《廟街夢華錄》，記下香港夜晚的繁華勝景。



▲廟街夜景。黃洋港攝

# 二〇二四，唯願世界和平



如是我見  
陳中威

踏入一年最後一個月，穿過大街小巷，白皚皚的人工雪靜靜停留在聖誕樹上，與衣着單薄的途人相映成趣，維港兩岸溫暖如春已非奇事。但是，十二月的上海氣溫也有攝氏二十度上下，着實令人嘖嘖稱奇。

十二月中旬始，回滬工作，同樣感覺到城市熱度。北京此時已落下初雪，友人困於機場被迫滯留，申城卻沉浸在高温境界。全球暖化，溫室效應帶來的影響，依然持續着。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每個連續十年都比上一個十年更暖。相信人類在碳排放及相關事項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趁着年底回來完成手頭上的工作，並為來年做好規劃。想不到此時小女兒完成大二期中考，突然飛來上海探班，着實令我興奮不已。周末北方的冷空氣來襲，清晨的上海也似乎掉了初雪。香港出生長大的女孩終於在上海親身與雪相遇了。我戲言相問，有幸福的感覺嗎？她哈哈大笑卻不作答。五日時間，我帶她去了展覽中心、書城、武康大樓及東方明珠塔等地走走打卡。其實這些地方二〇一〇年她來上海看世博會時，都去過了。不過十多年了總有很多變化，眼前的展覽中心不見了鐵圍欄，書城也已煥然一新，而陸家嘴又多了很多新建築物。我告訴她上海給人的感覺就是每一刻都在蛻變，或許是為了迎接更好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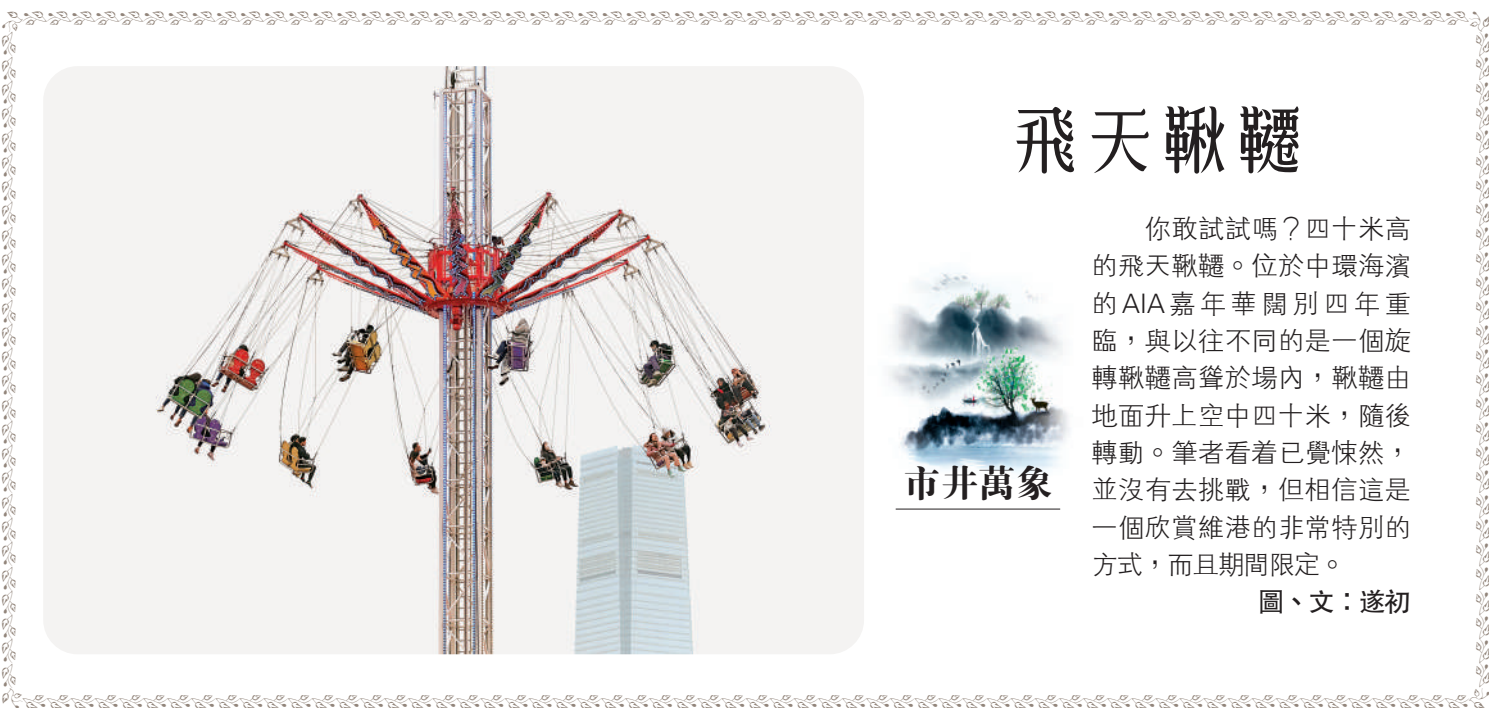
父女倆在上海日夜連續相處的

時間好像比香港還多，我們去吃上海傳統西餐，我告訴她，老上海人稱此為「吃大餐」，而且這家叫「凱司令」的西餐館也是百年老店，在電影《色，戒》裏也出現過。一頓飯我們可以聊很多，她的生活、學業、在中大籃球校隊的訓練苦樂……突然，她很認真地說，就算看不到真雪，其實她一直都感覺到很幸福。這不僅僅是因為身邊的親人、同學、老師、隊友、教練及朋友們都愛她，而是從更深入的層面來剖析，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二〇二三年，人類克服世紀疫情，世界稍稍回歸常態。但是各地的紛爭、衝突、戰亂此起彼落，或許比過往更甚之。俄烏衝突並無緩和、以巴衝突升級為戰事。此外二〇二三年網上報道世界上有多個國家或地區正處於戰事或衝突中，試想想處於戰禍中的平民百姓、嬰孩孤兒，他們正處於水深火熱當中，生命很可能在下一分鐘結束。這樣比對的話，小女兒覺得她實在是太幸運太幸福了。她出生在和平繁榮的香港，不用為生活而憂，心存感恩。她的一番說話，令大家的心情都變得沉重了。不過值得慶幸的是眼前的小女孩已不再是嘈嘈鬧鬧、蹦蹦跳跳、嘈着要爸爸抱抱的她。希望小女兒通過不斷地學習，無休止地去探索這個世界的善與惡，美與醜。認真認真去理解、認清自己所處的地球。

聊着聊着我對她說，一年又過頭了，大家總要好好檢討反省一下自身生活及工作績效或學習進展，為來年做些規劃，許下心願。不過，看來現在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

二〇二四，唯願世界和平。



# 飛天鞦韆



市井萬象

你敢試試嗎？四十米高的飛天鞦韆。位於中環海濱的AIA嘉年華閣別四年重臨，與以往不同的是一個旋轉鞦韆高聳於場內，鞦韆由地面升上空中四十米，隨後轉動。筆者看着已覺悚然，並沒有去挑戰，但相信這是一個欣賞維港的非常特別的方式，而且期間限定。

圖、文：遂初

# 童心如翼飛



人生在線  
鄺凱迎

快要到年底了，一些家庭會舉行的年度或季度攜老帶小的聚會，茶敘或是午宴往往是熱鬧非常，並非多月未見的亦有說不盡話題。年長的還是話當年、評時弊，壯年的談生活逸事、工作心得，之間也心不在焉看着同來的孩童，年幼的玩捉迷藏、盪鞦韆、玩蹺蹺板，在懷抱的被長輩接力似的抱抱，重複着在多次聚會中。這類聚會，是童心、童真的演繹，主角永遠是她與他。

最近的一次，增添了外地出生、剛剛滿周歲的新成員也隨着其父母回港，連同在港多位自七個月大至七歲的小朋友，按同齡喜好的分成各自「興趣」的小組合。

一歲多的小孫女被婆婆抱着，初時靜靜地聽着哼着的小調，不久就不安地要找媽媽或保姆，婆婆即時快手地把叉燒包點小塊送進小嘴，但遠處的媽媽已留意，即時叫着：「只可給表皮，不可給叉燒。」婆婆心中可能話小塊不相干，但無法不依從之時，小嘴已盡將皮連肉的小塊吞下，滿臉享受又燒及醬汁滋味的笑容，剛才的不耐煩已一掃而空，當第二塊送入嘴時，不管挑走了叉燒及醬汁令滋味減退了，也開心地咀嚼，享受着婆婆的呵護；當姨婆來接力抱抱，小孫女有點不捨「恩人」，即時以哭聲表達不滿，媽媽恐怕姨婆又以鹹甜小點「賄賂」，走過來接手，小孫女的小點心倒克服了滋味食物的引誘，乖巧地回歸媽媽的懷抱。

婆婆也不會閒着，從姨甥手中接過越洋遠道回來剛滿周歲的小姨甥，看着有點睡意，就着玩，小姨甥很快活潑起來，雙手不斷找枱上的杯、碟用具，當拿上了筷子，不斷揮動，身為姨婆的倒怕打翻杯碟、水淹桌面，忙於控制其揮動範圍，連番「鬥爭」，相信也知道誰會很快就敗下

來；小姨甥漸漸對筷子功夫失去興趣，轉而望周邊的面孔，眼睛像鏡頭，記錄每一影像之時，也追尋逗玩聲音，很快從錄像變成硬照，毫不童蒙地「研究」聲畫後，開懷大笑，似成功找出「源」來自你。

當從兒媳手中接過另一小孫女，婆婆的身份馬上轉變為嫲嫲；這年紀最小、只有七個月大的最為文靜，憨態可掬，明亮而精靈的大眼睛，定眼看着接手抱的嫲嫲，像是想着是媽媽、爸爸、姐姐及傭人以外好熟悉的面孔，也是常常給抱抱的，奇怪的是平時少見，跟媽媽一樣總是哼着小調，唯一不同是講很多話。小孫女享受着抱抱時，嫲嫲帶着她見不同面孔的人，皆不約而同地輕摸面珠，她有點不習慣，想着是抱抱以外的愛護吧。

小童坐上飯枱前，父母的指定動作是尊稱在座的長輩，多次見面或已不陌生，但往往需父母提示，實在弄不清他們之間的關係。小朋友們不能坐一起而需分枱而坐，食物剛上已坐立不安，想着草坪的鞦韆、蹺蹺板，父母在旁看着，只能乖乖地吃完分配的小點，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管喜歡與否，你吃蝦餃我也放進口中，我吃燒賣你也跟隨，目的只有一個，快快吃罷便可遊戲了。但是東西好像吃不完的，剛上枱的炸子雞好像還會飛到面前碟上、青菜及叉燒也陸續出現，眼看遠處上的鞦韆就快不會空着，心中急，把碟上的盡塞進口中。

將分配的食物吃完，可下來遊玩，但目標也轉變了，捉迷藏成為取代遊戲，備菜的長桌、窗前的簾幕、沙發的背後、廳堂的门後及高挑的表姨背後等無一不是遮蔽之選，尋人者很快就找出幾乎所有的，躲藏得密的見很久沒被找出，就不耐煩地發出聲響吸引，大家也作出暗示，但前者倒似賭氣而偏不去找，後者呆等一段時間後，才無奈地走出來，遊戲就這樣結束；追逐是另一必玩的遊戲，在眾長輩間穿梭走動，避抓的尖叫聲、抓着的歡笑聲，以及碰上的責罵聲交織

一起；剛學會走路的也在尾跟隨，剎那轉變成領頭，抱住爸爸的大腿就是勝利，冷面的爸爸即時變面，抱起端在懷中，即時變成了大贏家。當發現不遠處的鞦韆、蹺蹺板竟然是空着，大夥馬上跑往，跳上坐板，再一次轉換遊戲，較年長與年幼的各有參與，蕩起來鞦韆如翼飛，坐在蹺蹺板上呼喊着，一切遊戲都全力地去幹，玩耍優先，不就是童真嗎？

蛋糕端來為剛滿周歲的慶祝，是宴席尾段的一個高潮；童輩圍圍在蛋糕旁，望向鏡頭，長輩們放下了身段，在攝影機後手足舞蹈，嬉笑取代嚴肅面孔，吸引他們的眼球及愉快面容，完成後各自歸位，靜靜地來享受甜品美食。

宴席終要散，各自歸家去。小朋友們有點不捨，或許想着何時一起再玩；長輩們對談過什麼、吃過什麼已忘記了，反之剛才所見激發對童年的記憶，童真、童心的往事歷歷在目；正是饒富童趣、當代美術文學大師豐子愷所描述：「不要因為世界太多複雜，而背叛了你的單純。」



▲豐子愷畫作。

# 活成一棵樹



自由談  
姚文冬

少年時叛逆，跟父親一賭氣，就想離家出走，跑得最近的一次，是躲到了院裏一輛馬車下，一家人找翻了天，手電筒的光在夜色裏像沒頭的蒼蠅。鄰居也出動了。喧嘩聲移向村外，又回到院裏。我卻覺得，一走了之，痛快淋漓。最遠的一次走出了十幾里，夜色降臨，又灰心喪氣往回趕，無奈跟父親認錯。那時的我，就像一隻沒見過世面的小飛蟲，雖然飛不遠，但心無掛礙，可以弄性尚氣。

成年後，明白離家出走可能會給一個家庭招致災難。而旅行就不同，可以離開這個家，但不會失去這個家，於是迷上旅行，尤其迷戀在路上的感覺，天馬行空，極為放鬆。春意的萌動，火車的笛聲，都會使我產生條件反射，說走就走。這時的我就像一隻風箏，飛得很高，姿態飄逸，但始終被一條線牽着。這與其說是一種生活方式，更像是一種表演。

中年後，我還萌生過去外地生活的念頭。常年的兩點一線生活，令人厭倦，偶

爾旅行，也只是蜻蜓點水，並不解渴。我甚至連那些離家去打工的人都會羨慕。有一種觀點，說退休後最好離開生活的城市，遠離是非，換個環境，重新生活。我深以為然。

我的戲友老徐，春夏在小城，和我們一起娛樂，秋冬，常看他發在海南的圖片視頻，面朝大海，身穿短袖，以為是去旅行了，後來知道他在海南有房子，像候鳥一樣遷徙。我很羨慕，希望能在退休後實現這個願望。

還有好些人，過着類似候鳥的生活。他們在別的城市，給子女看孩子。那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莊、秦皇島，遠點的有邯鄲，更遠的在江南。近點的到了周末，遠的在與親家的「交接」之後，都會急不可耐地飛回自己的巢，歡快如過星期天的中學生，而當啟程再去子女家，那難受勁兒，亦如要開學的中學生。但我很嚮往這種生活，既享受天倫之類，又能實現當候鳥的願望。

我兒子在天津，去年，小兩口生了一對龍鳳寶貴。年輕人很忙，撫養孫輩的擔子自然落到我和妻子肩上。朋友有事打電話，先要問一句，在天津呢？在街上遇到

會問，什麼時候回來的？

其實我並沒離開小城。我把孫子、孫女接到了小城撫養，除了在小城凡事輕車熟路、遇有急難有朋友幫忙的便利，更主要是，我的父母都老了。這一年，父親曾因病住院治療，母親腿腳不好兩次摔倒，第二次骨折，做了手術。而我和妻子因照顧兩個孩子，整天滿負荷，見縫插針照顧老人都難，何況老人的身體、小孩子的身體，都像六月的天氣，倘若同時有事，真是分身無術。不過畢竟近在咫尺，一旦有變，能及時到場。所以，我沒能當成候鳥。

此時我方明白，無論我想當飛蟲，還是做風箏，抑或做一隻候鳥，前提是父母健康，能讓我自由飛翔的天空。到了這個歲數，我不得不從天空回到地上，於是，我感覺我活成了一棵樹，樹冠是兩個孩子的天空，樹幹是父母的依靠。也只有自己清楚，這棵樹看上去枝繁葉茂，但撐起來很難，而且，有些枝幹已經慢慢枯萎，即使看似粗壯的主幹，內裏也不斷被蛀蟲啃噬，又疼又癢，有些地方已經被掏空。但既然活成了一棵樹，就要在風雨中努力支撐。